

# 后现代视角下《家庭社会工作》的教学实践探索\*

国佳秀

(石河子大学 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要:** 随着离婚率上升和独居现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家庭模式和对家庭的认知挑战着家庭社会工作的实践。社会工作专业需要培养具有自我同一性,兼具更加包容的视角的社会工作实践者。因而在《家庭社会工作》的教学中,从后现代的视角帮助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首先要对自己身处的家庭系统重新进行检视和思考,并在完成家族史和个人成长史的实践作业中,重建自我同一性。

**关键词:** 后现代理论视角 家庭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218/j.issn.2095-4743.2023.08.136

社会工作是一种道德实践,社会工作的实践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目前大学教育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就致力于培养有能力处理和回应复杂社会问题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本科学生教学的实践能力的培养,聚焦的不仅是技巧的学习,也聚焦于学生如何成长为成熟可靠的社会工作者的过程。家庭一直是社会工作重要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场域。在众多社会工作分支领域课程中,《家庭社会工作》课程是社会工作本科教学中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但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中对家庭的认识是不同的。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从后现代的视角,学生会获得重新认识作为一项制度的家庭的能力,认识关于主流文化中的家庭和家庭内的角色的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同时在自身的实践中重建自我同一性。

在常识中,人们通常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此处使用家庭一词,通常指的是一男一女建立起来的共同抚育小孩的关系模式,也就是社会学通常意义上的单偶婚。在现代社会中,以单偶婚为基础组建的核心家庭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但根据民政部数据,从2000到2020年,我国的粗离婚率从1.91‰上升到3.1‰,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概念受到挑战。伴随着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同时出现生育率的下降、单身独居人口增多等现象,进一步改变了家庭的形态。家庭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如丁克家庭、单亲家庭等更多地被社会接纳为普通家庭,而不是曾经定义的特殊家庭。因而,今天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服务内容到服务的价值理念都应该在课程实践中进行重新

讨论。

## 一、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家庭

(一) 现代主义的家庭知识: 作为客观存在的家庭制度在既往的研究中,从现代主义出发,在家庭中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文化、家庭类型、择偶方式与标准、家庭养育与抚育等,都可以成为界定家庭定义的重要维度。但是在本门课程的教学中选取家庭制度的概念来涵盖以上维度。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谈“男女是关系,婚姻是制度”。家庭作为制度本身可以认为是一种超越个人主观意志之上的存在。在《普通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对制度性关系有如下讨论: 制度性的关系的固定性要远高于非制度性关系,制度性关系是指有明文规定的、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国外学者伍兹·贝克在对家庭风俗的传承也有如下讨论: 旧式的家庭风俗与传统, 正因其是旧式的家庭风俗与传统而被保存了下来。通过从经典社会学视角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不同于西方研究中把作为文化的家庭视为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讨论, 在中国社会中存在李银河所谓的“大概率价值观”, 指的是在与婚姻家庭有关的行为中, 中国人大都可以分为大多数和极少数这两个群体, 而“大概率价值观”就是被多数人秉持的颇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取向。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 家庭也随着历史变迁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特别是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 中国的家庭制度, 以及在家庭制度中产生的家庭文化、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基金项目: 石河子大学教改课题项目“深度学习理念下《家庭社会工作》课程的工作坊教学模式”(编号: JGY-2019-40)。

从所谓客观存在的现象上来讲,比如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自由恋爱与同居的兴起、妇女地位提高、离婚率上升和家庭代际权力重心下移等。而作为一门以介入为最终目标的课程,在《家庭社会工作》的教学中,尤其要注意这些现象之间的冲突。从家庭关系上来看,家庭组织形式的变化,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大大提升(如传统的大家庭转变为夫妇核心家庭);同时叠加性别平等的推进、女性参与工作,夫妻间发展出更加平等的关系。而这个平等关系的背后要求的是家庭权力的平等分配,这一分配可能与旧的男权色彩的大家庭权力框架中以总体家庭利益为先的权力分配产生冲突。随着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原本家庭功能中的教育功能、照顾功能、抚育功能等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转移到家庭以外,由社会和政府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福利进行兜底和服务。在这一功能转移的过程中,也会与传统家庭主义中极具韧性的一些文化,如孝顺、贤惠等产生冲突。

## (二) 后现代理论与《家庭社会工作》的实践教学

当社会工作的历史走到后现代,建构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实践的相遇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从后现代的视角出发,一切概念都是历史的,我们不能把任何社会知识都视作理所当然,没有知识的基础是本质的,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主义的(anti-essentialist)。因而社会工作实践中,案主面临的很多问题和社会安排(social arrangement),是可以改变可以重构的。社会工作可以被概念化为有实质性成果的叙事过程。

具体到社会工作实践中,传统上社会工作者的专家角色受到巨大挑战,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更加开放和流动的新的角色。在对新的实践角色进行学习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所具有的知识并不比案主具备的知识更加权威。案主对问题或自身情境具备的经验中的个人知识被视为社会工作的基本元素。为了贴近这一元素,社会工作者迅速走进案主本身和他们讲述的故事。因而,学生既要对于现代主义视角下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有所觉察,同时也要能够从后现代的视角下,对所谓的现实是如何建构的进行反思。例如在家庭中,家庭关系和家庭文化都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也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改变。

面对不断变迁的中国家庭和中国家庭文化,指导学生家庭制度、角色、关系等进行反思,使之流动,也必然迎来这种流动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因此,如何在课程中提

供实务指导,归属于后现代心理治疗领域的叙事疗法成为对家庭思考的主要抓手。

## 二、在家庭中写作:重新认识家庭

### (一) 家庭的制度性解释与讨论

家庭是个人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在少子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但是在家庭的社会化中,有一些社会化的内容,如家庭教育、家风家训等是有意安排的,还有一些内容是家庭无意识传达的。同时,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既是普遍的,也是独特的。儿童通过家庭获得的先赋地位,如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地区亚文化等,都会对个人后续认识的发展产生有力的影响。

(二) 教学中的做法:通过《家族史》的写作来重新认识家庭

家庭制度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支持,还有问题和无形的障碍。因此,应将知识和权力带入到对家庭的理解之中。因此书写家族的历史、关注家族的延续中的重要故事,是能够重新认识家庭的重要途径。家族史是家庭社会工作常用的方法,家族史可以帮助学生对他们的家庭和生活历史进行系统的考察,能够以一种结构的方式来重新检验他们赋予自身经验的意义和建构。

完成以时间为顺序或者以重要事件的发生发展为主要脉络的家族史。同时在完成写作以后,重看家族史,寻找家庭的问题故事是什么。发现问题后,辨析人们在问题中(可能仍然是持续的、现行的)的行为方式和期望之间的比较。特别关注和挑战四种问题故事,“无法改变、她永远不会变好、我过度焦虑、我就像我糟糕的父亲”。当出现问题故事的叙事时,需要注意问题并不简单归因于家庭中的任何一个人,需要从家庭系统的视角进行第一轮检视。需要坚定人不同于问题,问题就是问题本身。例如问题可以被看作是压迫者,而自身可以被看作是在顽强抵抗的英雄。这样的分离可以帮助学生将问题建构外部化,发掘其自我能动性的意识,实现人与问题的分离。当人能够与问题拉开一定的空间,就可以使学生拥有探索到底什么东西在维持着问题运转的能力。

## 三、解放被压制的声音

### (一) 亲子关系中的讨论

亲职工作(parenthood)近些年在华人世界越来越被重视。

传统上在儒家文化地区，养育子女的任务，原本是在家族中完成的。这样的家族，基本上是以父亲为中心的大家族或宗族是原本的生活形态，也就是所谓的父权社会。但随着社会发展，目前在家庭中的主要养育者，一般指父母。因而父母本人的特质和个性也会对个人的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如父母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兴趣爱好等，会成为个人，特别是青少年阶段的重要参照体系。这种效果可能是家庭规则强制带来的，也可能是在无意识中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教学中的做法：通过《个人史》的写作重新认识家族变迁

个体只能在文化提供的机会中做出选择，不能脱离文化的限制，它不能独立存在。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的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对话，让能够积极主动行动的年轻一代将更加新颖的知识来引导自己的长辈走向未来。学者王浩威也提出中国家庭文化中，对子女矛盾的期待，既希望子女不脱离家庭的控制，又希望子女能够“一代更比一代强”地超越原本家庭的限制的期待。

而叙事治疗中强调要释放被压制的声音。不过需要注意被压制的声音不意味着比原本主流的故事中更加真实、更加特殊。而是应该对故事各个方面进行剖析，这样才能确定出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尽管叙事治疗鼓励建立更好的自我同一性，但是这个自我同一性是不能脱离时代和历史而存在的。因而后现代视角下的治疗应该更具包容，可以改善不同叙事之间充满紧张的关系。因此，鼓励学生书写主要养育者的个人生活史和自己成长的个人生活史都是有必要的。在使用中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在后现代的视角中，所有的故事可能都充斥着压迫、被主流文化和主流知识所塑造和评价。因而，在个人史中对一切评价性语言都要保持警觉，关注被释放出的压抑的声音，但也不可过度抬高被压抑的声音的真实性和价值。对被压抑的声音的关注意味着故事可以更加丰富，有更多解释的可能性。

#### 四、重建更佳自我同一性：关注并强化变化

##### （一）解释

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常常被认为是青春期的青少年需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但从人生阶段的理论出发对自我同一性的认识是僵化的、固定的。叙事治疗的创始人麦克·怀特认为自我同一性的概念本身是流动的、多元的，是不能通过某些固

定的、僵化的方式获得的。因而对学生在通过书写家族史和个人史之后，学生需要反思的部分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具有流动性和生命力的问题。

##### （二）教学中的做法：在互动中与创伤分离

在个人自我同一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创伤性的经历，特别是不可知的创伤。但将同一性理解为流动的，就可以将关注点从受害者转向到创伤幸存者和抵制创伤的个体。因此采用叙事治疗中所谓的去中心化策略是很有必要的，具体的做法是引导学生想象并相信他/她是自己的朋友，跟课程中分组实践的同伴来重新介绍自己的故事，具体可以采用一些常用的去中心化技术，强化个人和问题故事的分离。具体可以从以下问题中，两人一组进行循序渐进的提问，一人提问，一人作答。通常叙述自己故事的人，能够在去中心化的叙述中，发现被忽视的需要和力量。当这些发生时，则需要提问者及时进行反馈和共情的回应。

#### 五、反思

在本课程教学中，在知识部分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关注到属于客观存在的社会中家庭的变迁、家庭的过程和家庭的关系。同时在家庭介入的部分不仅仅是对家庭治疗、后现代心理治疗的方法，更需要让学生把具体的方法和技术能够在后现代的框架中使用。在对他人开展实践之前，首先要从对自身的解放和实践中进行体验，体验中由于学生较多，可能对一些学生关注不足，体验的深度不够。

另外，本课程的教学中总体采用后现代的价值取向，但对于后现代的一些理论和议题，如福柯讨论的权力与自我的问题、女权主义对家庭权力关系的批判、消费主义对家庭关系的影响等问题是关注不足的。

#### 参考文献

- [1] 派恩.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 帕顿. 建构性社会工作[M]. 北京: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 [3] 汪鸿波, 费梅苹. 话语结构、实践本位: 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逻辑再审视[J]. 学习与实践, 2019(8): 58.
- [4] 佩恩. 叙事疗法[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 [5] 迈克尔·怀特. 叙事疗法实践地图[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9.